

思南府志卷之七

拾遺志

何言拾遺也拾所遺也夫一物不識君子所恥稊稗瓦礫至道寓焉天下之事何者可遺也蓋不可遺者□也而不能不遺者勢也世遠而湮也人亡而熄也傳多而失真也夫安得而不遺也顧大跡雖墜於地而緒餘或在於人是猶可以羽翼者余因采而拾之事有所不經典有所不載可以訓可以無訓靡不備書焉既竭一我之識見耳遺耶否

思南府志

卷之七

一

耶是未可知也博雅君子幸相與訂正

思南江發源自烏撒水西經流播州爲烏江受貴州省城諸水爲清水江又受石阡水經流府治又經沿河司治下龔灘又受酉陽水然後經彭水武隆二縣入川江由唐至元或爲郡或爲道或爲元帥府其治所皆在下流如彭水信寧等處自蜀而達聲教多梗入

國朝始自龍泉坪徙治今所且肇建貴藩于上以控扼滇中環列四府于下以接引巴蜀聲教之達真

有高屋瓶水之勢況思南一府披山帶河據上流之勝右控播州左制酉陽俯臨鎮筵各夷覘視輕重以爲順逆蓋重地也當道君子幸毋忽諸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大率土廣人稀材木足於林藪漁獵易於山澤而商賈通其塩布時有鷄犬之盜人皆擯而不容于鄉官司亦得因而治之弘治以來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將各空閑山地招佃安插據爲其業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親戚相招縉屬而至日積月累

有來無去因地產綿花種之獲利土人且效其所爲棄菽粟而藝綿由是生之寡食之衆飢饉荐臻客既勝而主人弱禍亂且起矣合抱連雲之材盡山伐而焚之佈種其中謂之烟田而地力窮矣工匠技藝之徒囂訟穿窬之輩處處有之而民風壞矣

思南舊爲荒裔田無頃畝之制且宣慰氏久擅其地禁小民不得水田傳聞沐英藍玉南征責軍餉于田氏始運則曰秋糧若干再運則曰續辦若干

又運則曰銀糴若干遂以此爲定制照丁派納永樂中宣慰氏以不法革去籍其十八莊田而起科則曰秋糧后小民亦得稍稍開懇以爲業固未有無糧之丁亦未有無田之家百餘年來頗安於無事自正德年間獄訟繁興黠桀土豪徃徃以田糧爲訟而又難於過割遂至徵於他人者石計而入於官廩者升合而豪民享其厚利矣嗚呼有田則有租古今通誼以見在之田而食已額之租夫何不可安得賢良有司久其任而行之哉無已則仍

思南府志

卷之七

三

舊貫可也

田氏擅郡地已數百年洪武初

大祖定鼎金陵思州田仁厚已歸附而田茂安乘亂割思南以獻僞夏至玉珍擒茂安始納欵永樂中二氏各有擅兵讎殺之罪

文皇權其前日逆順之情思州田琛止革去其職田宗鼎則徙置遼左並籍沒其產而所屬各長官仍其舊也

相傳執宗鼎之日錦衣旗校數人以辰時至當即

執以登舟下蜀次日始有都指揮一員領兵籍其財物毀其宮室當時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種稻雖有學校人才不得科貢屬官俱以喜怒予奪生殺之日刑數人於香爐灘今其水底見有血色如花狀俗名香爐灘開花則必有覆溺者嗚呼微

文皇之英斷則此邦何由見天日也

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蓋大其氏也今觀宗鼎之敗幽囚束縛一力士之事耳烏在其爲大哉同

思南府志

卷之七

四

勢者可以惕然思矣

婺川齊地圖田氏者田齊之後也昔漢高祖用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實關中田氏與焉因名所居曰齊地至宋田祐恭又自京兆徙於思其子孫不忘厥先因以名其居今地惟田氏居之

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二日爲土主川主生辰至日有慶神之舉居民盛裝神像鼓行於市謂之迎社火每一迎必輪一人作會饗神品物惟其所供尋以召諸鄉黨會食廟中盡一日而罷在

村落中亦然此俗舉之近厚者

弘治初年有漁人於地名暮溪得一銅鍾約圍四尺柄有孔可貫如鐸狀四面皆有乳數十乳各長寸餘叩之音有清濁重可百餘斤類南和鍾之制篆文莫識置之圓通寺中後爲商人賈權買去十四年漁人陳本聰又於河岸得一枚形制與前鍾酷相類但差小衆皆懲前日寺僧之弊也請置之儒學嘉靖初年爲教授陳濬毀去

府南四十里許有家親殿者古狁老奉先處也在

一大崖穴中崖高百餘丈下臨大河行舟者徃徃遙見之其規制如今之床然上下依崖不施蔽蓋雨日亦不及之正統間居民避苗者曾至其處見有木主數道字跡已不可辨又旁有棺柩數具啓視之無見者大抵棺柩自家親殿而下崖穴中處處有之豈昔狁老之制不土葬歟

河東萬勝山恐當作萬仞勝字蓋俗訛也山形勢最峻巍然壁立不止萬仞者紅巾之亂宣慰氏與郡人避其上就其處建東嶽廟宣慰弟田琦曾與

道士陳志虛煉丹其上後皆仙去今存一石井體制甚工廟模可以想見

正統己巳四川後洞三十六種黑苗作亂僞號剗平王未幾草塘苗賊曰龍惟保王占田者相繼而起亦號鎮天王其部下各以金龍金虎爲號首陷平越黃平二處殺傷官軍無算尋陷石阡攻殺太守胡信大肆侵掠次及本府至則官民已逃避山谷賊望大沮乃火諸廨舍闔郡無遺獨蠻夷司忠愛坊存焉坊左右有栢二株一爲大風拔去其一

尚存上有刀斫跡了了如新今人見者猶爲之震蹙嗚呼前事徃矣不可得而追矣處未亂而樹後圖者慎毋忘此刀跡

正德六年龍泉司地名任仙峯無故開設集場每集數千人賊首方四武斷其中始則暮夜行劫繼而白晝公行官司緝捕遂叫呼而起旬月之間至數萬人思石二府地方大被其毒守土世家徃徃攜孥逃竄崖穴幸而甯守集府市丁壯爲父子兵又命各鄉大姓籍其甸民爲義兵晝耀武於兩關

夜巡邏於水次得私逃者重治之人心恃以稍閒
忽一日印江縣報鎮筸苗兵五千且至蓋四川撫
按調赴軍前殺賊路經此也苗兵素爲郡暴居民
聞報益皇皇然公出諭曰苗兵乃上司調取必有
旗牌約束無憂也吾且因之破賊爾民各具酒食
迎其首領民懽然如教既至首領遣人白公支行
糧去公謂之曰四川巡撫受命討賊爾兵爲討賊
來賊在是矣避而不擊可乎且賊方遮道徃且不
可達可休士三日整爾器械吾且以牛酒相勞二府

兵掎角而進此賊不足平也不然吾且有詞其將
領聽之合萬餘人俱進遇於軍溪苗兵先擊之殺
傷甚衆賊全營赴之石阡乘虛火其營落賊見火
遂救石阡義兵死者甚衆若思南從而柯之賊可
盡殲竟望風奔潰議者皆歸咎曰是舉若得守巡
節制則二府之兵進退必不矛盾矣然賊亦大遭
挫衄遂奔蜀去繼而大叅朱公璣僉憲張公騰霄
始至府以白叅將洛都指揮數員合兵又萬餘赴
敵營於地名周水望見賊營煙起持重不進數十

日始謀知賊去已久營中草且生矣惟米糠麻屑
煙未斷耳遂振旅而還

嘉靖九年盜起真州乃播州地而婺川南川之交
也由婺川至南川山行八日始達中間並無有司
軍衛任地方之責而真州鄭土官駱土官但以漁
獵爲生刻薄爲務誅求峻厲民不聊生土豪范姓
者數家各擁佃民數千戶皆亡命巨盜也適二土
官徵求年例物周天星王打漁等遂乘時扇動婺
川南川危甚巡撫劉公士元主征勦之議命守巡

姚少叅汝臯王僉憲尚志俱親至婺川都指揮三
員督兵進勦四川撫按亦親至彭水縣督兵賊據
險立柵自固又值夏雨山溪水溢糧運阻絕幾危
者數相持數月始平之議者曰此舉也二省兵糧
賞勞所費不止三五萬而攻柵克險鋒鏑之下死
者不下萬人且賊衆橫行數縣者數月其所殺傷
無算運餉之勞死者不與焉事平之後若肯二縣
之間再設一縣或守禦所或守備官庶可爲善後
之計今皆無一焉方來之憂未可知也府初無兵

備兵備之有自嘉靖辛卯真州盜起予以戶科給事中建議大司馬李公承勛始議復題奉

上旨著巡撫選委官坐鎮繼而真州用兵之後舉人李廷嘉戴廷詔相繼言之巡撫劉公士元始定議置也自庸情視之誰不以爲冗設殊不知釁禍生於未萌大業昭於久遠目前之便其誰斬之顧却近憂而甘遠禍非謀國之長策也往年苗賊之叛方四之叛王打漁之叛大變既三歷矣要其始皆成於鎮輯之無人而猖獗之敢肆也使居民至於喪帛

思南府志

卷之七

九

穀裂腎腸大受瘡痍終不免動監司之麾蓋而後已夫與其撲滅於既熾孰若除杜於未萌哉又況兵憲之司即分巡之地非于額外加員似不可以冗員論也邇年盜賊少息鷄犬無驚吏知畏忌而不敢爲奸民有控號而利病易達劉公之功德我思者大矣彼迎送之疲傳舍之費今日之所以爲口實者直事節之細細耳定大計者非所惜也原疏畧節云謹

題爲陳愚見以補遺策事內一件臣見得巡按四

川監察御史戴金奏內開川東道饑民流移滿道
布政使凌相奏稱四川各處盜賊漸起臣原籍貴
州思南府與川東重慶播州酉陽等處接界中間
山溪平壤連延千里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內就
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數多賊首方四乘時嘯聚
起於地名任仙峯攻劫本府婺川縣石阡府龍泉
司地方官司不早撲滅遂至擁衆數萬長驅入蜀
勤三省之兵延數年之久僅能除之傳聞今年流
民入境者終繹道途布滿村落已不下數萬較之

正德六年尤多本處旱災與蜀無異去年雖有薄
收人多食少勢難周給其間乘時搶掠者已漸有
之本府僻在省城東北川貴二省之交守巡官或
因帶管別道或因山路崎嶇徃徃歲不一至今又
征進鎮雄府撫按鎮守諸臣併力西向勢必忽此
兩府守臣當釁孽未啓之時必互相推調莫肯先
事隄防今冬明春兵變必起臣請于鄰近知府或
兩司推舉素有才望官一員量陞副使職銜授以
撫民之任住劄思南府整防隄備撫綏安插邊郡

儲蓄素少原無軍衛城池乞于大倉之銀量運二三萬兩前去賑濟備警精選民兵聽用若有不逞之徒乘機騷動者即行剪撲土流巡捕官下鄉擾害者嚴行禁治一應保障撫處事宜聽其斟酌脩舉庶惡可禁於未發事得立于豫定而不蹈往年之覆轍矣

正德四五年間鎮溪篔子坪苗賊猖獗朗溪印江及銅仁府大被其害湖貴二省合兵征勦之始設守備於銅仁

府學舊宣慰氏宅也二銀杏樹亦宣慰氏所植也滋蕃崇大正當孔廟之前若有準度于百載之上者余謂喬木以壯舍松栢其品也杏而樹焉何意也豈非天地之氣有開必先而二樹之植已兆今日宮墻之翼翼耶

儒學自設府以來每科止中一人惟正統辛酉申祐鄒慶同舉而申登進士第正德庚午予與吳孟陽同舉而予亦登第嘉靖甲午田時中李渭田時雍敖宗慶一舉四人前所未有文廟前銀杏二樹

源無花實是年夏忽見結實四枚皆並蒂而西麓小園盆桃偶有並蒂者八枚蓋兆人文之盛而一門二子同登亦非偶然也

正德六年流賊方四壓境知府甯閱督義兵守大崖門二關一日正晝於大崖門閱武既畢休士植鎗于地忽疾雷一聲一鎗柄木焚毀金刃鎔于地上衆皆驚以不戢自焚爲憂賊尋敗去蓋兆正戈之義也

蓋幾兆之示雖小不虛正德間市井兒童以兵思南府志

卷之七

十二

事爲戲或陳兵相敵或奔敗叫號十百成群聲徹四境識者已知其不祥矣未幾果有方四之變府下流沿河司有黎芝灘側即大崖上有光芒如疋練焉舟過此而光現者即水波不興否則有覆沒之患

嘉靖四年忽一夕有虎至郡治堂吼嘯數聲而出不知所之又一日三虎渡河止於通濟橋下衆搏之而斃後知府周舉推官夏汶咸卒於官焉

嘉靖十二年郡守葛鷗一日郊行從者甚衆忽有

虎於傍攘一羊去未數月而葛公沒矣夫虎大人之象也是故三公之變皆於虎徵

嘉靖三年水德司河下有巨石如百石困在水次其地甚平一日忽自轉側戴土者反在上

嘉靖八年鄉寨一處有洿池原無水可五六畝因久旱忽火焰騰出火色微白如銀匠爐火之狀無煙有焰投之以草則焦夜則光照遠近凡十餘日得雨而後止

弘治九年大水民舍有漂沒者

思南府志

卷之七

十三

正德五年大水視弘治年間盛五尺

嘉靖五年雨雹

民有中雹而斃者

嘉靖七年吏舍不戒於火延燒南平倉十間米三百石有餘

嘉靖八年冬疫

嘉靖十二年夏六月大水視正德又盛五尺城市行舟旬餘方退民舍禾苗漂沒殆盡

是歲免民田租之半

是年城東火一月二作人畜多傷死者

嘉靖十四年七月雨雹

嘉靖十四年水德司治地名九門灘居民何姓者園植一大杉樹上爲二幹相連先日遇暴風根株悉拔臥於地上者二年矣其家人截去其稍存二幹之連根者長各二丈許將以爲屋柱忽一夕中夜聞園中有聲響類破竹翌早起視則臥杉一幹如故一幹已拔而立矣尋復生梯萌葉若有人扶而植之者予謂樹親下而立者也僵仆於地無自起之理生意已枯無再生之理二幹相連一起一仆匪人力拔之無自解而獨立之理茲而仆者起

枯者生連者分果禎乎孽乎庶他日或有驗也

嘉靖十五年二月壬子夜地震

府江上流五十里從播州石阡二水合流處地名銅佛嘴寺址尚存相傳寺有銅像七軀重各千餘斤忽亡去其三軀至銅仁府現境以爲祥因以名府司其四軀順浮至沿河司中夜若有呻吟稱救于中流者漁人因取得之立寺以貯像至今存噫有是哉古稱亡國之君神弗依憑此銅佛者豈亦知宣慰之將亡而先去之也耶予謂此可稱爲避

地之神

思南府志

卷之七

十五

思南府志卷之七 終